

新孽海花



陆士谔 著

●《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丛书

• 《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丛书 •

新孽海花

● 陆士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丛书

新 孽 海 花

陆士谔 著

晓式点校整理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华昌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207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89-0884-7/I·619 定价: 4.30元

目 次

孽海花续编

孽海花三编

-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妃子受宫笞 3
- 第二十二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相公主战 8
- 第二十三回 贤夫人故纵笼中鸟
勇巡抚狂吹关外牛 13
- 第二十四回 革命潮伸出英雄手腕
暗杀弹飞来宰相头颅 18
- 第二十五回 辽天跃马老英雄自愿送孤臣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23
- 第二十六回 艳帜重张悬牌燕庆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28
- 第二十七回 炉灰传信札英相救雄囚
杯酒动风云和魂生义愤 32
- 第二十八回 驱云喝月借力会审堂
救国保皇起发强学会 37
- 第二十九回 狼藉胭脂三儿入月
迷离豆蔻五姐争风 42
- 第三十回 一鸣忽惊人尹御史初露头角

两堂同获罪庄侍郎巧事逢迎.....47

孽海花四编

- 第三十一回 红褪绿肥缠绵一夕话
天经地纬磊落万言书.....52
- 第三十二回 并枕呢喃梨园谈国变
横刀慷慨菜市送忠魂.....57
- 第三十三回 宰相清漕开幃临旧部
制军劝学闭户著新书.....62
- 第三十四回 南海乘桴逃生辞万木
北山抗疏冒死劾三凶.....68
- 第三十五回 夺花魁两旗争夜席
占军港四国定租年.....73
- 第三十六回 大义灭亲善男女冤受无情棒
妖言惑众小王公狂挥排外旗.....78
- 第三十七回 黄莲母升座总督堂
红灯娘斗法亲王府.....83
- 第三十八回 破津门联军歌得宝
朝便殿矫诏杀同僚.....88
- 第三十九回 豆粥素衣凄凉西狩
丹心碧血惨淡南云.....93
- 第四十回 教育有效太守代枪
罗织无遗疆臣设网.....98

孽海花五编

- 第四十一回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约
一身当北道山左屯兵.....103
- 第四十二回 夜宿仪銮曹梦兰从头温旧梦
私投欧慕沈愚溪借手杀群愚.....107
- 第四十三回 片语保乡闾二爷仗义

	个臣投艰巨八国协商	112
第四十四回	替娇娃代还风流债 参酷吏聊快士类心	116
第四十五回	驼路尸尚书受辱 遇夜盗侍郎吃惊	121
第四十六回	赠琼瑶英雄怅归国 下纶绶典礼饰迎銮	126
第四十七回	学西语校书行作女校师 睦东邻使臣通谒公使妇	130
第四十八回	赏宝星陪臣叨异数 赎玉玺胡贾索巨金	135
第四十九回	买良为贱鸨妇虐孤雏 久假不归狼图展双鸳	138
第五十回	进成城钦使发威 闹公学秀才造反	143
孽海花六编		
第五十一回	记宿恨有意作狂风 感世情无心逢旧雨	149
第五十二回	争会议顽固老乡绅 结同盟文明小团体	153
第五十三回	教权互诘宣告独立文 国体有关调查人类馆	157
第五十四回	护花幡乞灵金刚石 脱世网投身日本洋	162
第五十五回	借法兵大动国民愤 对俄会组立学生军	165
第五十六回	风流罪过生种界异心 婚姻自由设情场骗局	169

第五十七回	三名狱苏沈幽囚同话旧 九世仇章邹裁判细论文	174
第五十八回	传电信留辮费千金 探洋牢挥拳争一饭	178
第五十九回	誓复女权陈女史航海 愿湔国耻殷国土投河	182
第六十回	典玄狐裘作律师代价 脱黑蝶袜遂志士热心	186
第六十一回	同志恫怀聊盟追悼 三堂会审顾影生怜	190
第六十二回	专制国终婴专制祸 自由神还放自由花	193

新孽海花

序

新孽海花 卷上

第一回	任教务苏女进漕溪 访良朋朱生游孔宅	200
第二回	十里梅花国土欣逢国色 一潮春水奇人陡吃奇惊	205
第三回	三混荡士女双落水 井亭港宾主再还魂	210
第四回	危崖回马首窗外惊心 夕照映春波桥头情话	215
第五回	谈心斗室脉脉含情 送客江头依依话别	220
第六回	国色倾城易魔豪杰 莲花妙舌难动冥顽	224

新孽海花 卷下

第七回	天马山文人受困 催眠术豪士逞奇	230
第八回	惊恶耗苏女离魂 救良友孔生好义	235
第九回	哀哉亡国骇目惊心 新矣世风千奇百怪	240
第十回	夺锦标春风得意 听箴语梅子酸心	244
第十一回	宪政馆专电调其昌 苏慧儿避祸走镇海	249
第十二回	李墨迂遇刺三混荡 苏慧儿结婚松江城	255
后记(晓式)		261

萼海花续编

孽海花三编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妃子受宫答

上回叙的是金雯青听了唐卿一席话，晓得庄小燕放的冷箭，心头异常不自在。独个儿端坐床当中，学那老僧打坐模样。好容易心气和平点子，忽听一阵异样的声浪，从外房透进来。唧唧哝哝，好似两个老鼠怪叫似的。欵的跳下床来，踏着拖鞋，想闯出去瞧一个明白。那里晓得刚刚走到房门，一瞧外房那副形景，一股无明孽火往顶门上顿时直透起来。久病才好的人，如何挡得住，大喊一声：“好呀，呀好，好，这个世界，我还能往下住吗？”早天旋地转，倒栽葱的直躺下地去，眼翻手撒，不省人事。张夫人听得声响，慌忙赶过来瞧看。却不道一个小子慌慌张张从房里奔出来，与张夫人恰撞个满怀，两面站不住，合跌了一交。张夫人仰着，这小子伏着，恰跌在张夫人身上。张夫人大怒，喝问是谁？只听那小子战兢兢答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听是阿福声音。当下阿福爬起身，扶了张夫人起来。张夫人问：“老爷怎样了？”阿福嚅嗫道：“太太进去瞧了就知道了。”说毕，急急走了出去。张夫人也没工夫管他。走进外房，

只见彩云鬓发蓬松，面孔红得着雨海棠似的，衣襟上钮扣儿也没有扣上，微露出一线酥胸，娇艳无匹。只见他两只玉手拖住了雯青一只脚，嘴里连喘带说的道：“老爷，老爷，老爷起来，老爷起来。”再瞧雯青直挺挺躺在地下，面色青白，好似气都没有了。张夫人又是急，又是气，忙道：“彩云，老爷怎么这么样的，你为甚么还拖他的脚？”一句话提醒了彩云，只见面孔一红道：“太太，我可被老爷吓昏了，只当是他的手呢！”说着，忙放掉了手。

此时，老妈子、小丫头子也都闻声走集，帮着把雯青搀扶到床上。张太太忙叫倒开水来灌救，一面分付请大夫。一时开水倒上，张太太亲自拿了支匙，一匙一匙灌救。灌了三五匙，只有一半到肚。彩云倚起了雯青，用手轻轻替他拍着。救了半天，好容易一口气回了转来。只是眼珠子定定儿的，话还不能说呢。张太太问彩云：“老爷方才好好儿的，怎么一会子就变成这个样儿了？”彩云道：“方才太太也在，老爷不是说嫌烦要养养神吗？太太回房后，我就一个儿坐在外房，为的是防老爷要什么，叫起来便当点子。静候了一个多钟头，不见声响，不觉困倦起来，我就打起盹来了。那里晓得，刚刚合上眼，就听得朋宕一声怪响，开眼见是老爷跌在房门口，心里急得什么相似，就没命的奔去搀扶，恰好阿福跑进来，他一见也吓得个发昏，这当口恰好太太进来了。雯青此时话虽不能讲，神志却还清醒，彩云讲的话句句都听的明白。只见他伸出鸡爪般的手，指指彩云，又指指门外，似乎叫他走出去的意思。彩云低问：“老爷喝茯苓汤么？”雯青鼻子管里微微透了口气，把头略摇了一摇。忽见门帘启处，阿福抢步进来，报说大夫来了。雯青一见阿福，不知怎样牙关一咬，眼睛一翻，又昏了过去。张太太等又忙着喊救。一时金升陪了大夫进来，张太太、彩云等都避向床背后去。大夫看过脉，向金升道：“贵上这个病是急怒攻心，痰火上炎，想来未病之前总遇着桩极不得意事情，我们外

面去斟酌方子罢。”金升应了几个“是”，陪着大夫出去。张夫人等在床背后都听了个明白。彩云道：“太太，这大夫本领倒真不小，老爷不是刚才会着钱大人，得了个俄罗斯地图交涉消息，就这么不自在起来的么？”说着，金升拿进药方来禀说：“大夫去了，说老爷这病吃药是不相干的，这张方子且服一帖再瞧，今夜十二点钟，请太太当心点儿。”张太太一听，晓得这病是没有指望的了。心里一酸，那泪就像断线珍珠般扑簌簌直滚下来。还是彩云有主意，叫金升拿药方去赎药。

这夜，大家厮守着雯青，晚饭也没有好生儿吃。药煎好后，仍是张太太亲用手用匙喂食的。雯青服药之后，忽地清爽起来，话也可以讲了，手脚也可以动弹了，两颊红了，颇现春色。嫌被儿烦燥，叫太太揭下了些儿。张太太见雯青精神健旺了好些儿，总道是不妨事的了，心里到着实一宽，坐在床沿上轻问：“老爷，这会子可怎么样？”只见雯青摇头道：“太太，你不必望我好，我自己晓得是不成功的了。”讲话的声音异常宏亮，那宏亮中还带着点子破壳音，与平日温文态度绝然不同。张太太怔怔地向他瞧着，雯青忽向四边瞧了瞧，问道：“彩云呢？”张太太回头道：“姨太太那里去了？”一个小丫头子道：“姨太太方才在这里的，自见老爷讲话时光走出去的。”张太太道：“快去叫他来。”小丫头子应着去了，旋同了彩云进来。彩云一见雯青，面孔上红一阵白一阵，好像有甚不好意思似的。雯青叹了口气道：“前世的孽缘，逃也逃不去的。”众人听了，都摸不着头脑。雯青指着彩云向张太太道：“太太，我托你一件事，就是他这个人。”彩云听到这一句，心里别扑别扑就不觉跳起来。只听雯青道：“我和他总算要好了一场，我死之后，他如果要走，太太尽可以不必屈留他。别为了个虚名儿，耽误了他的青春”。彩云再不道雯青会说出这一番话来，不听则已，一听了，涕零感激，两股热泪顿时直冒出来。雯青又分付了几句别的话，喘急气促，顿时熬不住起来。张太太靠在床前，按

着雯青胸脯缓缓往下揉挪。彩云执着洋烛手照，站在床前照看。见雯青面色如纸，眼睛似闭非闭。彩云才悟出，方才神清气爽并非是真精神，乃是回光反照。这夜一点钟时光，雯青两眼一瞪，双脚一挺，果然到长安道上去了。

于是开丧发讣，料理一夜后事。那内内外外一切杂务，都亏了匡次芳办理得有条不紊。十八这日是大殓，各乡年世谊，如李纯客、袁尚秋、荀子珮、姜剑云、米筱亭、黎石农、庄小燕、钱唐卿、陆莘如、汪蒋孙、易缘常、段扈桥、闻韵高等，没一个不到。

当下，纯客等都在一块儿谈天，忽见一个当差的匆匆进来，走到唐卿身旁，叫声：“老爷。”唐卿认得就是自己跟班名叫小王的。小王见了唐卿，吞吞吐吐，好似要告诉什么似的。唐卿会意，走到次间里，小王也跟了过来。唐卿问他：“有甚么事情？这般的鬼鬼祟祟。”小王道：“好叫老爷得知。小人的表弟小金，前儿蒙老爷写条子，荐在司库上当库丁，今儿革出来了。”唐卿道：“革出来了，那总是他不安本分，犯了什么规例呢。不然，再不会的，司库官李老爷是我的同乡，并且从前曾受过我的好处。”小王道：“李老爷原不说什么。今儿来了一个内务府的甚么裕大人，恰巧小金在那里守库，裕大人一见小金，就喝着：‘钥匙来，钥匙来！’小金告诉他：库上钥匙是司库官带去的，大人要时，总要等司库官来。那裕大人听小金这么说，眼睛就是一翻，喝问：‘你是甚么东西！’小金回说是库丁。裕大人就喝：‘好库丁！多大的库丁，你敢限我等司库官来再拿钥匙么！你这库丁，好个大胆来厉！我送你法庭里头去，打了你再说，问你再敢限我不敢限我！’小金道：‘大人，库丁没有说什么，如何倒要送我法庭里去？’裕大人道：‘谅你敢说什么！我送了你，你便怎样？’说着，就要叫人送。小金求道：‘大人，瞧我主子面上，就此高抬贵手免送了吧！’裕大人就问：‘你主人是谁？’小金道：‘是前任湖

北学政钱大人。’裕大人一听老爷大名，就暴跳如雷道：‘你这库丁，你背出钱大人履历来吓我么？我本底可以饶你，你掳出钱大人牌儿来，我偏不肯饶你，偏要打你，打了你差不多就打了你主子！’当下就把小金送到步军统领衙门，打了一顿板子，还留条子给司库官，把他的差使斥革了。小金奔来哭诉老爷，恰恰老爷在这里送殡，所以小人特来回一声，请请老爷个示下。”说毕，垂手侍立，两个眼珠子逼住了唐卿，但等发付。只见唐卿停了半晌，才说出一句道：“回家等着罢，我总有回家的日子，巴巴赶到这里来！”小王应了几个“是”，退出去了。

唐卿仍回到花厅，众人问他何事，唐卿道：“家人小王真不晓事。”遂把库丁的事说了一遍。尚秋道：“这裕大人是谁呢？怎么这么的混闹光景，是喝醉了吗？”小燕接口道：“旗人脾气都是这么着的。这内务府裕少泉，和大内端妃听说还带着点子亲谊。前儿颐和园要办挂帘，裕少泉走了端妃路子，谋着了这个差使，很赚过几万银子。回京销差，就孝敬了端妃一千银子。那里晓得宫里头事情，权柄都在总管连公公手里。这种验收的事情，连公公虽然不管帐，那小太监却是承连公公意旨的。小太监问他要验收费。裕少泉以为有着这么一个硬靠山，总可以不必破钞了。竟是价冷笑三声，分文不给。小太监回了连公公，连公公略施小计，在老佛爷跟前说上几句小巧话儿，挂帘不收，责他重行采办，连端妃都挨了一顿板子呢！”唐卿道：“端妃都会挨板子，是那个责打的？”小燕笑道：“这句话亏你问出来！自然总是老佛爷。”剑云道：“裕少泉经了这次磨折，怎么倒又会红起来，这会子仍旧在内务府当差呢？”小燕道：“听说他是旗人，从小儿一竟在京里混，那点人情世故自然被他混了个烂熟。他自从那回碰了这个大钉子，就翻然变计，挽人出来在连公公那里说通了，拜连公公做干老子。连公公见他那么识趣，自然碰机会提拔提拔。黑不到几时，自然又红起来了。”唐卿道：“怪道他那么气概，眼珠子

里没有人，原来仗着那么一个硬腰子。”小燕道：“现在这位老佛爷英明神武，真不愧为女中尧舜，本朝这个大局都是他老人家一个儿支撑的呢！”尚秋道：“老佛爷圣明呢，自然没有再说了。只可惜刚断有余，仁慈不足。听说宫里头妃嫔、宫娥，只要碰在他老人家不高兴头上，就要行杖；并且行起杖来，一百八十行去看，记记都要着实，行杖的太监手酸了，便换上生手再打，往往打得血肉横飞，侍立的内监都心酸泪落，他老人家坐在上面眉儿都不会皱一皱。这不是刚断有余仁慈不足吗？”纯客道：“那种话是你我做臣子的该说的吗？”众人听说，也就截住不谈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愤輿论学士修文 第二十二回 救藩邦相公主战

却说纯客等在雯青家送过殡，各自散去。内中只有黎石农，与雯青交情最厚。因为雯青喜欢研究辽金元掌故，石农也喜欢研究辽金元掌故；雯青没日没夜，钻在故纸堆中，查考西北地理，石农也没日没夜，钻在故纸堆中，查考西北地理。两个人论到气味，果然是同气；论到弊病，却又是同病。同病自然相怜，同气自无不投，那交情自然比众不同了。

雯青自从这张中俄交界图上闹出了岔子，虽然归天得早，没有受着处分，那回疆边外帕米尔七、八百里土地，却生生的被俄罗斯占去了。总理衙门拿着旧图跟俄公使交涉了好几回，无奈俄公使一口咬定，说这交界图是你们公使自己画的，总不会有错误。老规矩，中国跟外国交涉，不论你凭着怎样的公法，据着怎样的理由，到头来总是中国失败的；何况这一回，俄罗斯有着这么一张着硬的交界图呢！好在中朝大度优容惯了的，这七、八百里土地

宛如九牛之一毛，毫不在他心上。倒是京中那班名士，议论风生，纷纷传说金雯青卖国、金雯青卖国，说帕米尔这块地是雯青得了银子卖给俄罗斯的。众口一辞，牢不可破。

这日，是黎石农生辰。李纯客、米筱亭、姜剑云等一班门生，钱唐卿、庄小燕、袁尚秋等一班朋友，都来祝贺。石农办了两席酒，团坐闲谈，十分有兴。席间又谈起金雯青地图事情。尚秋道：

“雯青这人会干出这种事来，真是睡梦里也想不到。”小燕道：“一个人要了钱，什么事干不出？古人所谓利欲薰心，真是一点儿没有错。但是这桩事情，兄弟也有点不是。当日唐卿交给兄弟时光，兄弟不曾仔细瞧一瞧，就是这么马马虎虎替他存了档。那里晓得他倒用着这么坏的心思，你我都钻在他圈儿里呢！”唐卿道：

“就为雯青为人一竟没有错过，不然谁耐烦替他传递呢？”小燕道：“以君子之道待小人，其过失在忠厚。”剑云接口道：“这种卖国贼，自应肆诸市朝，警戒万世。就这么得保首领以没，总算是雯青的侥幸。筱亭道：“这桩事情倘犯在乾嘉时代，就是死了也早戮尸了。”纯客道：“本朝中兴以来，政令多尚宽大。其实治乱国用重典，这宽大正是朝廷的过处。”石农见众人你一句我一句，都议论着雯青，心上很是不自在。现在见剑云等也都这么说，再也耐不住了，开言道：“雯青是卖国贼这句话，我可不敢相信。雯青平日为人何等的温文，何等的倜傥！卖国是什么事情，也是他做的吗？”纯客道：“老师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自然要不相信了。但是舆论如此，老师又拿他怎样呢？”石农道：“现在的舆论，还有什么凭据！不是我说一句愤世的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拿现在的舆论比起来，简直倒差不多呢！”剑云道：

“老师骂世骂得太厉害了。”石农道：“这是公论，倒并不是骂世。”小燕道：“这个公论，只好石农兄一个儿去公罢了。”石农道：“雯青这地图我虽没有见过，想来总是他学识上的错误，也许是上了人家大当。过一天闲了，我总要做一部西北地理考，